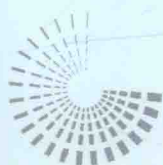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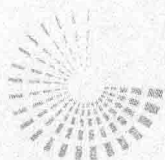


杨 敏
赵 静 ◎著
管晓霞

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思维与 语言意识培养研究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Awareness and Thinking

人民日报出版社



杨 敏
赵 静 ©著
管晓霞

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思维与 语言意识培养研究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Awareness and Thinking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思维与语言意识培养研究 / 杨敏,
赵静, 管晓霞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15-2886-5

I. ①中… II. ①杨…②赵…③管… III. ①英语—
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919 号

书 名: 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思维与语言意识培养研究
著 者: 杨 敏 赵 静 管晓霞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葛 倩 鲁大东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486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886-5

定 价: 48.00 元

本书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08JDB045) 成果。

前 言

本书是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意识培养研究”其理论与实证探讨的总结。

自2008年11月获准立项,截止2012年9月,项目组共完成四项实证研究,而此前此后,项目主持者和参与者一直围绕着语言心智体系的建构和我国学生英语意识及英语思维培养的问题展开调研实验,反复论证、思绎,终于纂缀成书。作者其本意不在求成,但在求索,苦苦期许能为引发英语教与学的实践者另辟蹊径寻找英语习得的捷径尽抛砖引玉之力。

作者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梳理进一步阐释了包括语感、语言思维、语言意识在内的语言心智体系的相关概念,论述了语感、语言思维、语言意识在语言心智体系中的角色担当及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展示了项目组成员选择不同英语学习阶段而开展的关于英语语感、英语语言思维、语言意识培养及其与英语语言能力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涉及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初三年级、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三年级及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等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力图通过定性研究和实验的方法验证英语语感、语言思维和语言意识的存在及其与英语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在理论思辨和分析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语感、语言思维和语言意识在全程英语教育中阶段性培养的具体方案,包括各阶段培养的特性、原则和目标,采用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作者主张,我国的英语教学不妨着眼于小学至大学这一英语学习全过程中英语语言意识及语言思维的训练与培养,在英语教学大纲、学习内容、学习顺序、学习方式方面作出相应的能够体现出我国英语学习独特性的巨大改革。

本书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由赵静、公海娜、丁利和岳秋菊完成。实证研究部

分包括项目组成员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赵静所作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语言思维转换研究,山东师大附属齐鲁中学教师公海娜所作的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语言思维培养调查研究、山东潍坊医学院教师丁利所作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英语语感相关性研究、山东东营私立学校教师岳秋菊所作的英语语言意识培养研究,在此一并说明,并对她们的辛勤付出深表敬意和谢意。

杨敏

2014 年 10 月 9 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语言心智体系及语言意识假说	1
第一节 对语言的现存认识	2
第二节 语言心智体系及相关概念	4
第三节 语言心智体系在外语习得过程中的阶段性体现	23
第四节 语言意识与语感、语言思维的角色担当	25
第二章 外语习得中的语感和语言思维	27
第一节 “工具化”外语教学的特征与弊端	27
第二节 语感在语言(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28
第三节 语言思维在语言(外语)教学中的地位	30
第四节 语感与语言思维内化的外语教学路径	41
第三章 语感和语言思维在全程英语教育中的阶段性培养	44
第一节 全程英语教育:概念与原则	44
第二节 全程英语教育的整体构建	47
第四章 实证研究	86
第一节 英语语感和英语语言能力的相关性调查	86
第二节 英语语言思维与英语语言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103
第三节 英语专业学生语言意识状况调查	127
第四节 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中语言思维转换实证研究	149

第五章 实证研究结论与反思	168
第一节 实证研究的共性	168
第二节 实证研究的特性	169
第三节 实证研究的局限	171
第四节 语感和语言思维培养的语篇匹配性	172
第五节 语感和语言思维培养的语篇类型及范例分析	173
第六章 语言心智及语言意识视角下的英语教学建议	186
第一节 变革教学内容及输入顺序	187
第二节 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	190
第三节 既要学说话,更要学文化——以读写能力与思维能力培养 带动听力能力的可持续进展	199
第四节 突出诵读、复述在教与学中的比重以促成英语语感、英语思 维的构建	200
参考文献	205
附 录	226
附录 1:初中英语语言能力相关内容调查问卷	226
附录 2:高中英语语言能力相关内容调查问卷	231
附录 3:英语语感相关内容调查问卷	236
附录 4:语言思维测试	240
附录 5:语言意识问卷	241

第一章

语言心智体系及语言意识假说

我们对于语言以及外语学习者对于外语特性的了解,就像对于客观世界的了解一样,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语言的奥妙在于它与人类的大脑、心理、认知,还有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文化积淀融合在一起,难解难分。然而,语言学一直偏重于语言的客观描写以及对语言的宏观研究,而对于语言的内部体系却少有研究。长期以来外语仅仅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来教授学习。结果是,虽然对于语言的外部结构及其文化和社会属性我们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对于语言的心智属性和内部体系却没有太多的了解,以致于语言的教学与学习不尽人意。这与我们仅仅把语言看作一种工具而忽视了语言的心智属性及内部体系有很大关系。

不仅如此,就语言学理论研究方法而言,描写性语言研究向解释性语言研究的转变也过于迟缓,致使还没有实现对于语言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外语学习观相对滞后。应该看到,语言及外语学习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间接性的。语言既然是一种心理活动,那么多数情况下也需要采取由果及因的途径根据语言的外部体系来推测其内部体系。正如心理和思维研究多采用假说方法一样,用假说方法来推测语言的心智属性及其心智体系也不失为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其适用于语言体系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假说方法是根据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对研究中的问题所提出的假定性看法和说明,是一种解释体系,假说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本书提出了语言心智体系及语言意识假说,认为在学习者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中,对这一语言(外语)心智体系特性的认识,以及该语言(外语)在心智体系中的内化显得尤为重要。本书提出的语言心智体系假说试图进一步解释迄今关于语言心智属性的一些概念及其所涵盖的语言内部体系,并

提出,语感、语言感知、语言直觉、语言思维、元语言意识、语言意识是语言内部体系即语言心智体系的组成部分,语言由其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而形成一个整体,掌握语言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语言外部体系的过程,还是一个大脑构建语言内部体系的过程;语言及外语内部体系即心智体系在人脑中的构建之日,才是语言及外语习得实现之时。语言心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语感、语言思维和语言意识的构建。虽然该假说还不能对语言的心智属性及心理活动做出很完整的说明,但可以通过教学和学习过程及结果的检验加以验证。

第一节 对语言的现存认识

迄今,对于语言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外部结构或外部体系方面。语言的外部体系包括语音、词汇、句法、篇章、语言功能、语言意义等在言语交流时的各种语言表现形式,其分支研究所涉及的是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及意义和功能,如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篇章学等,当然也包括语言的宏观研究,如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研究借助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语义、语用等各个概念范畴,对语言外部体系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抽象化,使语言的外部体系,即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及语言意义的规律性、复杂性、交际性,包括社会及文化环境与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显性化,丰富了我们对于语言作为一种意义表达工具或抽象思维工具的认识。

另一方面,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则涉及语言内部体系如人脑中的语言机制及相关的心理活动。例如,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产生、语言获得、言语神经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尤其是,现代心理语言学已不再拘囿于研究如何掌握语言以及如何使语言发挥作用,而是利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来解释存在于语言深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瞿霭堂, 2006)。这样一来,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就使人们对语言认识逐渐深入到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或者说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心智属性。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原本是从神经生理系统解释语言现象,并衍生出对于人脑语言机能的各种假设,例如认知语言学认为,存在于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人脑预存概念结构决定了主体对认知对象的意义建构;认知语言学关

于语言认知模式所做的探讨,如概念的空间合成与隐喻映射等理论,虽然对人脑语言机能作了某些唯心主义的假设,并因此遭到许多质疑,但更多的研究毕竟从人脑的物质基础角度出发深化了对于语言心智属性的认识,将语言视为人类认知的一部分(王寅,2005)。

对于语言心智属性探讨得最为深刻的当属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智行为(Chomsky, 1965)。并且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知识与技能的自治系统。他在这一方面的重要观点包括两点。(1). 普遍语法:乔姆斯基提出,人脑里有一种天生的“言语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 LAD),这是人大脑中固有的内在的语法规则,即普遍语法,人之所以容易理解别人的言语就是因为普遍语法在起作用,普遍语法还帮助儿童掌握语言;(2). 语言能力、语言表现、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先天机制的假设还包括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linguistic performance),及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等概念。乔氏所说的语言能力,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对本族语的潜在知识;而语言表现,则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但同时受到许多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乔姆斯基认为句子具有双层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交际中的句子形式,深层结构则显示基本的句法关系,决定句子的意思。语言是句子的无限集合,所谓掌握语言就是具有了听懂和说出无限多句子的能力。句子的转化生成是有规则的,具有无限创造性,通过深层结构和转化生成规则,可以把表面不同而意思相同,即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相同的句子联系起来(朱智贤,1993)。

虽然乔氏的语言先天机制一说否定了外部世界及客观条件对于他所界定的普遍语法和语言能力的影 响,也无法解释转化生成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控制言语行为的。然而,他的这一整套理论已经探究到一种潜在的语言机制:这是一个受其他心理因素和外部世界影响的心智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运演,由此而生成无限的语句,人脑一旦具有听懂和生成无限句子的能力,就意味着掌握了语言。

总之,从语言心智体系假说的角度来说,语言研究可以分作语言外部体系,即语言知识体系的研究和语言内部体系包括语言心智属性的研究。单就语言的心智属性而言,心理语言学家和中外语言教学家迄今所关注的,除了先天的人脑语言机制以外,大致还有两点:一是语言的生成机制及心理运行机制,二是人脑的认知机制与语言心智行为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点,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其心智属性,语言形式不过是其外部的表征而已。

第二节 语言心智体系及相关概念

假定语言形式只是语言的外部表征,那么语言作为一种心智行为在人脑中可能还存在一个内部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不同于乔姆斯基提出的先天的言语获得装置或普遍语法。乔氏所说的普遍语法,指的是人脑中固有的习得语言的机制,作用在于能够使人自然而然地学会用语言来进行交流。而语言的内部机制应是带有语义特征的语言符号在人脑中的自主运作,或带有语法性质的“思”、“想”行为(杨敏,2004),涉及语言在输出前的生成过程,以及所有相关的心智要素在语言输出过程中的作用;它是以先天的人脑物质如脑部神经系统作为基础,由客观世界映射到人脑的语言物质基础之后形成的一种内部体系,而语言的结构形式只是它的外部体系;两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存在于人脑之中,后者表现为以语音形式、口头表达与书写形式出现的言语。在此,我们暂且把语言的这个内部体系称之为语言的心智体系。

关于语言内部体系或心智体系的构成和运行机理,由于人脑神经系统运作的复杂性和难以可视知与不可触知性,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假设加来以解释。假定语言是一种心智行为,那么它与心理活动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带有如感觉、直觉、思维、意识等心理活动的特点。实际上,人们在使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的实践中也探索到相关的线索并做出一定的概括,如语感、语言意识等概念,这就为我们解释语言的心智体系提供了合适的途径。

一 语感、语言感知、语言直觉

中国汉语教学所讲的语感指“对语言现象恰当与否的敏感”(王培光,2005),“里面包括语义感,就是对一词的意义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语法感,就是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格式只见相同相异等的敏感。当然也包括语音感。有的人学华语总是学不像。就是因为对语音不敏感。”(吕叔湘,1985)“对语言的‘敏感’”,到底是“感觉”(sense),是“感知”(perception, feeling),还是“直觉”(intuition),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直觉”,也有人认为是“感觉”(王培光,2005)。

(一)语感的界定

虽然语感这一概念在语言学界提出较早,使用频率也较高,但又是个始终存在争议的术语。近十几年来,语感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语言学界,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也都有学者研究语感问题,语言学界的许多分支学科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语感进行了界定和描述。在语言教学领域,人们结合教学实际,对语感、语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语感”这一概念,我国国内最早由夏丏尊先生于30年代提出,他把语感定义为对于“文字”的灵敏的感觉(夏丏尊,1928)。自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等学者倡导语感教学以来,语感的概念已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认同。但关于语感本质的界定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几乎每一位从事语感研究的人都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其对语感本质的理解,并对语感有自己的认识和界定。

把各种有关语感定义的界定加以列举,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

(1)语感是对于文字应有的灵敏的感觉(夏丏尊,1948)。

(2)语感是对于语言文字的锐敏的感觉,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正确丰富的了解力(叶圣陶,1980)。

(3)语感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敏锐的感觉力(林运来,1984)。

(4)语感是对文章中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受。广义的语感是对所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言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的意义的感受;狭义的语感指阅读中对书面语的感觉(李珊林,1990)。

(5)语感是对语言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李海林,1992)。

(6)语感是语言主体的心理因素和精神操作,即对言语对象的感觉、领悟和直觉把握,就是语感(毛光伟,1993)。

(7)语感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一种悟性,是一种理性直觉性,或者说是一种直接的理解(杨炳辉,1994)。

(8)语感是一种直觉判断,是一种心智技能(伊道恩、李中立,1995)。

(9)判断、指出、改正语言现象偏差的能力称为语感(王培光,2005)。

(10)语感是一种语言的逻辑感觉(汤富华,2007)。

由上述学者对语感的不同界定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关于语感的认知和界定仍然存在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语言的敏感”的性质上。有人认为,语感是“感觉”(language sense),“感知”(perception/feeling),有人则认为语感是“直

觉”(intuition)。我们暂且认为,语感是通过感觉和感知后形成的直觉性反应,而包括感觉力,也包括直接理解和直接判断,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主体对于意义集合的逻辑感觉,是对语码的敏锐感觉力。

(二)语感与语言感知和语言直觉的关系

首先,我国汉语教学所说的“语感”(linguistic sense)与国外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直觉”(linguistic intuition)还是有差别的。直觉是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感性认识,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为依据的;国外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直觉指的也是无须逻辑思维而能够理解句法关系的天赋能力(Robert,2003,杨敏,2004)。他们认为,语言直觉是通过对语言使用的反思而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而产生的一种隐性的、下意识的语言知识(Robert,2003,杨敏,2004)。语言感觉与语言直觉的区别在于它们是不同层次的感性认识,语言感觉先于语言直觉,语言直觉中包含着语言感觉,如果用公式来表达则是: $LS(linguistic\ sense) \neq LI(linguistic\ intuition)$, $LS \rightarrow LI, LI > LS$ 。鉴于感觉也是感知(linguistic perception, LP),也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达: $LP \neq LI, LP \rightarrow LI, LI > LP$ 。

根据普遍认可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2006),感觉指“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感知指“客观事物通过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可以说,通常所提到的感觉也包含感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感是感觉,也是感知,是客观世界及语言现实在人脑中的直接反应,或语言主体人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和语言现实做出的反应。这样,客观世界、语言、语感之间的关系用公式来表达就是:(1)语感=感觉(感知),即对语言的敏感是一种感觉及感知;(2)客观世界—人脑—感觉,即感觉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3)客观世界—人脑—语言,即语言也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产物;(4)客观世界—语言—语感,即语感既是客观世界也是语言现实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就人脑的语言系统来说,神经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人脑的语言区和非语言区的运行机制大致相同,但是就客观世界而言,母语的客观世界不能等同于外语的客观世界,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同一性和确定性,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一性和非确定性,母语所指称的客观现实与外语所指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和空缺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似之处是并存的:如汉语指称的“课桌”与英语“desk”所指称的课桌并非是一样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一种可能,母语语感与母语直觉形成的外部条件完全不同于外语语感与外语直觉形成的外部条件。就母语语感来说,它的产生具有得天独厚的语

言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并且具备在正式学习之前就可以大量接触母语及母语依赖产生的客观世界的优越条件,但是外语语感的产生却不具备这样的语境与外语接触条件。再就直觉来说,它的产生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的累积,但在不具备接触外语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条件下,学生获得外语知识积累和实践积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解外语句法关系的直觉,大多数外语学生的学习体验也可证明这一点。如果说母语语感与语言直觉可以在正式学习母语之前通过接触母语及其社会文化环境而获得,那么在外语语境缺失的条件下,外语语感与外语直觉的产生需要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外语知识积累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的体验积累之后才能获得。

外语教学需要加入一个增进外语直觉培养外语语感的过程,以此降低外语学习的难度,缩短外语习得的周期。这个过程可以与正式的外语学习同步进行,也可先于正式的外语学习,其主要目标在于让学生接触外语、体验外语、熟悉外语产生和外语使用的客观世界及社会文化环境。就我国的英语学习和教学而言,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过程。

(三)语感的特征

与语感的界定密切相关的是其特征。关于语感特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语感问题研究讨论的热点,了解语感的特征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培养语感。

根据语感的定义,可以概括出语感具有以下特征:

(1)语感是一种感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感是感觉,也是感知,是客观世界及语言现实在人脑中的直接反应,或是语言主体——人,对客观世界和语言现实做出的反应。

(2)语感动态发展变化,可以培养

语感是在同化与顺应的相互作用及循环出现的过程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语言输入、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语感图示等方法培养学生的语感。

(3)语感具有个体差异性

语感以个体的语言能力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由于个体之间不仅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在其他各方面也有差异性,如性别差异、社会地位不同、家庭环境各异、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不同,使得个体间的语感水平也不尽相同。

二 语言思维

语言思维有两种含义,一是凭借语言进行思维,如平常所说的“汉语思维”、

“英语思维”;二是语言思维好比是语言符号的运行系统,在人的大脑中始终处于自主的运行状态,使语符的音、形、义三者之间,以及语符与语符之间产生关联,组成字、词语、语段和语篇,因此,大脑生成语符并由此生成词语、语句、语段乃至语篇的过程好像是一个“会思”、“会想”的过程,在这个“思”、“想”过程中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运行特性,即语言思维特性。学术界以往总是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争论不休,而忽视了语言在其运行或生成过程中与思维实际上是难舍难分的,两者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思维形态的语言思维形态。

语言思维是一种现代文明思维,是人类有了语言之后的必然产物。人类其他思维形态起步于远古时代的动作思维或形象思维,即以动作为支柱、伴随着动作而进行的思维,或凭借头脑里储存的表象进行的思维;现代文明时代,才出现了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即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或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分析推导,最后获得合乎逻辑的正确答案或结论的思维。由于概念思维必须借助词语,语言思维与概念思维就有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重合,但是,语言思维超越了概念思维,在语言思维的过程中,符号的音、形、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产生关联,形成字、词语、语句、语段及言语,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得以体现。

语言思维是语言心智属性的必然反映。语言是一种心智行为,所谓心智,即英语所说的“mind”,指人的头脑及心理和智力,不仅包括头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和活动,如感觉、思维等意识领域里的内容,还包括人认识、理解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语言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心智行为,是因为,按照生物学的解释语言是人头脑中的第二信号系统,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语言与人类心理、智力、认知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Chomsky, 2001)。离开了心智,语言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结构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系统内如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单位不过是语言的外部表征而已;功能语言学把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所揭示的也只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所发挥的交际功能;现代语义和语用研究对语义、语用现象加以分析、综合、归纳、描写,最终破解的也只是语言理解、语言运用及交际的诸多问题以及语言理解与交际的机制和原理。但是,这些研究对于语言与心智相关的某些内部特征,尚未展开深入探讨。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语言除了这些外部表征、交际功能以及用来交际的工具属性之外,还可能同

时具备与之对应的内部单位,而语言的心智特征大概就是语言系统的内部单位。这是因为语言首先是用来体现意义的符号,凭借表达意义来实现交际,而离开了心智因素,创造意义的主体就无从说起,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语言思维正是语言主体的心智特征的具体表现。

(一)语言思维的界定和性质

长期以来,对于语言思维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定义。哲学一般是将抽象思维视为语言思维,认为离开了语言,抽象思维就无法进行。这种界定造成了一个误解:语言思维只能作为工具依附于抽象思维,语言思维不是以一种思维类型而存在的思维;语言思维就是抽象思维。

其实,人类抽象思维的过程及形式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不同民族其抽象思维的分类方式、概念系统、抽象的表现方式等却有很多差异,如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更多地运用了排列组合、逻辑分析、演绎等思维方式而创造了英语等作为表音的拼读语言,而我们汉民族则更多地依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及类别,抽象出不同门类的意义、语音符号和偏旁部首,如亻、彳、火、石、王等。这样一种象形的汉字语言系统既包含语义和语音的感知因素和感知作用,也反映了形象思维的成分,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抽象思维表现。由此可见,抽象思维虽然凭借语言而进行,却与语言体系是两码事。现实情况也是如此,语言思维能力强的人其抽象思维能力也强,但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其语言思维能为未必也强。这个逻辑也可见于其他现象,即:A是B,但B不是A,如某某(A)是人(B),但人不是某某,某某只是人(B)中的一员;根据这个逻辑,也可以说,抽象思维(A)是语言思维(B),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外壳,但不能简单地推论语言思维(B)就是抽象思维。

传统语言学的文献中,很难查到关于语言思维的定义,现代语言学与信息学、传播学等许多学科也常常提到语言思维,我国的语文教学中也有教师进行过关于培养学生语言思维的教学实验,外语教学也在讨论外语思维的问题,有趣的是,究竟什么是语言思维,确切的界定却很难找到。我们在纷纷讨论语言思维的时候,大概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思维就是指借用语言进行的思维活动,笔者也曾下过类似的定义。这个定义过于笼统,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界定(杨敏,2004,2005)。

其一,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外壳或工具,另一方面,语言自身也是一个能“思”、能“想”的心智活动类型或思维类型,即语言系统也有其自身的运演或运行,既有各种思维方式的介入,又受到各种心理活动的影响,但同时还具有其特有的活动